



J222.7
660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任 率 英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任率英 / 任率英绘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1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ISBN 7-102-02114-3

I. 任… II. 任… III. 人物画 : 工笔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151 号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任率英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责任编辑 王玉山

总体设计 李文昭

制版印刷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 24.5

ISBN 7-102-02114-3/J.1806

定价 : 2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任率英
1911-1989

一盏不灭的明灯

——怀念画家任率英先生

代序

秦 岭 云

著名人物画家任率英先生，其人其艺来自农村，学艺起步于民，成果也还于民，毕生辛劳，光彩照人。在年画和连环画创作队伍中，他是一员前锋，一员闯将。

年画是我国喜闻乐见的群众性艺术品。对此，他无年不画，佳品迭出。逢年过节，他笔下的巾帼英雄、美妙神女伴同爆竹、烛光、酒宴来到千家万户，带来欢乐和祝福，以艺术形象向男女老少述说历史和故事。

工笔重彩人物画，源远流长。晚清以来，受改琦、费晓楼一派影响，风格日下，所作人物容貌清瘦、姿态婀娜，神情婉约忧伤，不是惜春，便是悲秋；不是葬花，便是拜月。任率英一改旧日脂粉风气，走向豪迈刚强。人物走出花园闺楼，出现在郊野沙场，身披甲胄、策马舞剑、飒爽英姿，令人看了意兴奋发好不痛快！他的人物画形象康健、不重脂粉，线条洒脱有力、用色艳而不腻，另辟蹊径、不落俗套，创出一代新风。

他画出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白娘子……一系列富有阳刚性格的奇女子，早已家喻户晓，可以略而不谈，且看他的一件得意之作《送戏到村》。画中着装的演员们和前来欢迎的人民群众，簇拥在一起笑逐颜开，场面气氛何等热闹，神情形貌，刻画细致，显示出画家深厚的功底。这样的年画，大大超过旧年画多年来的水平，富有崭新的时代风采。

暮年，他不时以朱砂大画《钟进士》。这一题材来自传统世俗，它用以镇宅、辟邪、驱妖、捉鬼，以此酬世，意在象外，不言而喻，可见老画家对人世的善恶走向，自有看法，警世之画，用心良苦。

有两位老师，使他念念不忘。一位是故乡的老画工冯老智，另一位是鼎鼎大名的北京画家徐操（燕孙）。冯把他带进这座艺术殿堂的山门，徐则辅导他进一步升堂入室。至于成功，则是他刻苦学习、勤奋实践的结果。最初使他着迷的还是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寺观壁画、剪纸、年画、月份牌、香烟小画片……

我国绘画传统，事实上存在两大支流，一则由士大夫所承接，另一则由民间各专业行会工匠来延续。而画史记载由文人操纵垄断，偏重前者而轻抑后者，以所谓雅俗分高下。从发展实际情况观察，此举大可不必，我看雅有可称道之处，俗同样有值得赞许之处，偏激看待，于事无益。任先生的画，从风格、技法上看，雅俗共赏，喜闻乐见，正是他独特成功之处。

30年代，任率英先生抱着一腔热情来到当时的文化故都——北平。那时候这座古城文化气氛还相当浓厚。有着国立、私立的艺术院校，还有拥有众多成员的画会画社，特别引人神往的有不少著名画家如齐白石、溥心畲、张大千、于非闇……等在活动，其中包括擅长人物刀马的高手徐燕孙。当时，学院门墙森严，士人又轻视工农，他出身平常、资财不济、投靠无门、无缘接近。幸而受到徐氏青睐，收为弟子，出入门下，从而受到有益的引导，长足进步。师徒制没有规范的教授方法，一切全靠自己学习领悟，依赖粉本画谱记忆、临摹、琢磨，他苦学经年，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逐渐名声传扬于北平艺苑之中。

全国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于北京，文化部所属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于东城大牌坊胡同，为了抵制旧社会流行的品位低劣的“小人书”，占领这重要的文化阵地，试办《连环画报》，并系列编印连环画，广聘画家参加这一工作，第一位表示参加并主动串连其他老画家前来出版社编辑部的就是任率英先生。在他的影响下投入这一工作的画界高手有徐操、陈缘督、墨浪、卜孝怀、刘继卣、王叔晖……等，形成新旧结合、老少互帮、群星灿烂的创作集体，为我国的连环画事业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在《武松打虎》、《东郭先生》、《三国演义》、《西厢记》……诸名作问世的同时，他所画的《红娘子》出版，风行全国，脍炙人口。据统计他的作品印数之高以千万计，可见其影响之广。

他的画来自历史小说、神话故事，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和事。也常取于生活感受。一个主题，在心里酝酿很久，方才落笔。事前一再推敲，作出小样，多方征求意见，一再修改。重彩工笔，一丝不苟，画如其人，人如其画。

率英老友为人端正，治艺谨严，毕生辛劳为艺术事业沥尽心血，积劳成疾，于1989年搁笔而去，他骆驼般的身影，黄牛般的精神，永远树立在大家的心中。他忠于人民、忠于艺术的风范是一盏永远不灭的明灯。

谨此以示怀念，笔时竹窗影动，若有人来。

1999年元旦

把美好带给了千家万户

——任率英的艺术道路和成就

孟庆江

穿过层层祥云，但见碧空玉宇之隅，丹桂飘香的广寒宫前，花团锦簇，一群仙子舒展广袖，翩翩起舞。寂寞嫦娥，头梳高髻，耳佩明珠，青绮为上襦，紫绮为下裙，亵袖拂面过，风带如行云。她顾盼人间美景，依依不舍……这幅《嫦娥奔月》的年画，几十年前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家住在市民杂院里，左邻右舍都是些市贫阶层的人，每日为生计而忙碌着，但逢年过节，家里总是贴些年画，显得喜庆吉祥，使生活增添几分色彩。这幅年画，谁看了都喜欢。

我认识任率英先生是60年代中期。作为刚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学生，有幸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组工作，组长是王叔晖先生，画《武松打虎》的刘继卣，画《桃花扇》的任率英，画《三岔口》的林锴……这些早在心目中崇敬的画家，都在同一个创作组。任率英先生的年纪最大，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画坛长者、老师。啊，他就是画《嫦娥奔月》的任率英！瘦瘦的脸、高高的眉弓，深凹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朴素，总是用慈祥的笑脸对着大家。由于工作关系，我渐渐知道《梁红玉》、《花木兰》、《百岁挂帅》这些深受人们喜爱的年画，都出自任率英的笔下，他却从不向我谈起自己。他说：“作画就是要让老百姓喜欢，你们年轻人基本功好，思想不保守，将来准能画出好画。”相处时间长了，任率英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成就也越来越被我了解和认识。

“我本来就是农民，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农村的民间艺术，对民间绘画发生浓厚的兴趣。”任率英如是说。他于1911年出生在河北束鹿的农家，从小就爱听《杨家将》、《水浒传》、《岳飞传》等故事，也爱看农家过年过节挂的年画、出自民间画工之手的庙堂壁画、还有乡村舞台上的古装人物和民间传说中所塑造的种种艺术形象。在村里的民俗活动中，他的“鼓点”打得又多又好。他的生活情感受到民间艺术纯洁美好的熏陶，他开始追求自己的道路。镇上有个老画工名叫冯老智，擅长画历史人物和神像，年幼的任率英常常跑去看他作画，听他给徒弟讲画画技法，看得入神、听得仔细、反复揣摩，逐渐这位老画工就成为他的启蒙老师。画家、巨匠都不是在空中楼阁产生和成长的，任率英的艺术来自民间，他的审美观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是一位从老百姓那里走来的人，他要为老百姓画最好看的画！

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在年轻时期付出的辛劳，往往能为他的成功之路铺下坚实的基础。任率英的苦学苦练，须从他十几岁时说起。

任率英学画如饥似渴。寒冬腊月，他到庙里临摹壁画冻坏了双手。他到处搜集小画片认真临摹。可是当时中原大地战乱四起，老百姓为了活命，纷纷背井离乡。年轻的任率英离开家园来到哈尔滨，在一家文具店谋生。其间任率英因过度劳累得了肺结核病，但他仍念念不忘学画。在家养病期间他接受上海十联漫画及香港中国肖像画的函授培训。“七·七”事变后他来到北平住在亲戚家，参加函授班向吴一舸先生学习中国画，后经过老雕塑家张志渔先生引荐，拜徐燕孙先生为师（当时有“南张北徐”之说，即南方的张大千，北方的徐燕孙）。老师见他为人老实、刻苦，就拿出作品给他看。徐燕孙卖画，让任率英送画，每次送画时，任率英总是抓住机会把画拷贝下来，兵器，旗幡都记下来。如《风尘三侠》这幅画，人物画得很小，他都能认真记下来。任率英在老师“不教”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偷学”的。年轻时，学得广、学得杂，各种学习机会总不放过，炭粉画、月份牌画、杨柳青年画、吴友如画谱，甚至连素描、油画都学过。

在旧社会，画家靠卖画为生，画商对画家的盘剥非常残酷。任率英子女多、拖累重，家中常常不得温饱。为生计他经常画到深夜，他画画时夫人在灯下做活计，他画到三更、五更，夫人就陪到三更、五更。解放后，任率英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生活有了保障，作画更加勤奋。白天在单位画，晚上在家里画，他就是这样五十年如一日。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更加瘦弱，常见他戴着老花镜，久久伏案，一丝不苟。1983年任老住进了医院，本该遵医嘱好好休息，他却借来一张条桌，在病房里创作了《秦良玉勤王图》年画。任率英自己有这样的格言：“持不恒，巧无能；功之苦，拙可补。”的确，他苦学苦练一辈子，说到了，也做到了！

任率英擅长于工笔仕女和刀马人物画，也努力刻画现代人物、表现当代人民的生活。在他的笔下，有百岁挂帅的余太君、挥舞双锤的岳云、百步穿杨的杨金花、不屈权贵的李香君、真诚善良的白娘子、胸怀抱负的王昭君、飘然似仙的嫦娥……个性各异，神采独具。要达到如此的艺术成就，绝非一日之功！

任率英学画的练功精神，锲而不舍，非同常人。他对待传统文化、对待民间艺术、对待现代绘画技法，都能兼收并用。他远师唐宋，近学明清。乃至战国的铜器雕纹、汉唐壁画，从吴道子的人物线描到明代陈洪绶、任渭长的人物造型，以及服饰道具、房屋建筑、室内陈设，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他对传统艺术的精华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悟，他还善于从民间艺术中吸收营养。寺庙里壁画佛像、乡村舞台上的戏装人物、传统民间年画、民间故事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能给他以艺术的灵感。永乐宫、昆卢寺、法海寺都是他常去的地方。故宫每年有一次古画陈列，他也都去看、记、临。《道子墨宝》、《韩熙载夜宴图》、《八十七神仙卷》，寺庙里的水陆画，还有任伯年、费晓楼等名家画谱、画册，他都临摹过。他熟悉戏曲，戏曲舞台那些静中有动的亮相，对他创作的刀马人物大有好处。任率英来人美社工作之后，常和王叔晖、刘继卣等画家切磋技艺。他不仅孜孜不倦地磨练工笔重彩的基本功，而且画素描、画人体、画速写，使得笔下的人物更加准确生动，作品更具现代气息，表现力更加丰富。任率英练得真功，作画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严谨古朴的画风实是可贵！

任率英的艺术追求，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表现“自我”。他的成功，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为了广大群众，为了广大农民。他始终记住农民所喜欢和熟悉的题材。他说：“中国老百姓在过传统年节时总是把屋里打扮得喜气洋洋，而年画正是装点这喜庆气氛的。”于是，他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总是把年画创作当作主要工作。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任率英的年画，仅9种一次性发行竟达到1700多万张。著名工笔画家潘絜兹先生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位画家的作品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和观众。”任率英把美好带给了

千家万户。

任率英创作历史题材的画,能做到古为今用。注意作品的思想性,热情讴歌为正义而抗争的精神,给人民群众以健康向上的力量。如反封建的《白蛇传》、《劈山救母》,抗敌斗争的《梁红玉》、《木兰从军》、《穆桂英》等等。他画古代小英雄,是为了激励今天的青少年立志报国。他画《送戏到村》、《送书到乡》是反映文化下乡,也表达了他在1958年下乡生活的切身感受。

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说:“任先生的画没有明清仕女画那种病态,而有它的健康美。”工笔重彩画要达到美而不俗,当然要靠画家的修养和技巧,然而对“俗”的偏见也关系到画家的艺术观。任率英认为广大群众喜欢传统年画,好的作品是可以做到雅俗共赏的,仅一幅《百岁挂帅》,累计印数达400多万张,这正是说明深受群众欢迎!

任率英不仅是北京画新年画的画家,也是北京最早串联画家创作新连环画的画家。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社初期,任率英以连环画作品《九件衣》在《新民晚报》上连载而被请到人美社工作,他是最早在报上发表连环画的画家。解放初,为了用新内容、新形式的连环画来占领文化市场,以抵制旧社会遗留下的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淫秽的旧连环画,任率英和其他画家一道做了很大努力。他画《钟离剑》时,专门到绍兴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他把自己的工作职责看得很重,脑子里随时考虑怎样画好作品,为新中国、为广大人民多做奉献。任率英到了古稀之年,仍念念不忘家乡亲人,他回家乡办个人画展,为家乡人民带去最美的图画。他说:“我离开故乡多年,但无时无刻不怀念养育过我的家乡,我要将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和故乡。”

潘絜兹先生称任率英沉默寡言,“待人以诚、不务虚名、讲求实际,始终保持中国人民温厚质朴、勤劳正直的美德”。黄苗子先生称赞任率英是“勤勤恳恳,沉默朴实,不务纷华,多年耕作的老黄牛”。的确,任率英一生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对艺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是美术界众所周知的。他创作时,总是把小草图画好多遍,而且谦虚地征求别人的意见,反复修改。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凡出头露面的地方,总是找不到他。几十年如一日,谦虚谨慎,总怕给别人添麻烦;待人接物,宽厚热忱。他是专职画家,却经常帮助编辑部抄抄写写,搞“打杂”而毫无怨言,刻蜡版油印是他的拿手。在“文革”中,他和别的同事一道编辑连环画资料,搞《连环画选页》,剪剪贴贴,不厌其烦。记得人美社邀请年轻画家陈衍宁和汤小铭来画《无产阶级的歌》(连环画),正是隆冬寒天,任率英年事已高,却为作者劈柴生炉取暖。他就是这样成为作者的挚友而深受尊敬和爱戴。

任率英热心培养青年。早在50年代,他就积极参加职工业余美术辅导活动,和青年学子广交朋友。“文革”前,他在工人业余美术培训班、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任率英不管自己有多忙,教学生画画总是非常投入。他的学生中有七八岁的孩子,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四十多年来一直带学生,任率英的学生不下二三百人,他一视同仁。他经常借稿子给学生,为学生买资料、买笔墨纸砚,有时学习资料一买就是十几本,还给学生寄去。他不吃肉、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钱,把钱花在普及美术事业、培养年轻人身上。任率英不仅手把手地教学生,而且教导学生应广开学习渠道,除了跟他学,还应该向别人学习。我经常接待一些青年学生,他们许多都是任率英介绍过来学画速写、画现实题材的。任氏子孙很多从事美术工作,大儿子搞油画,任率英希望他在油画作品中吸收传统壁画艺术中的装饰效果,走民族化的路子。

荣誉无价。任率英走过漫长的艺术道路。于1989年8月15日与世长辞。疑是京城八月雪,却为灵前送别情。多少朵白花,多少对挽联,灵堂上下,人们在“银妆素裹”中挤成白茫茫一片。其中有书法家启功、刘

炳森等，画家秦岭云、黄均、刘福芳等，知名人士廖静文、相声大师侯宝林，及首都美术界、文艺界的名流学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甚至是小学生。他们为送一位画界老人、一位同仁挚友、一位长者恩师。有个残疾青年坐着轮椅，蹒跚来迟，他拿着五百元钱哭叫着：“老师，我来看您呀……”。任率英，这位自学成才，成为中国美术界名家的长者，一生为普及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年画、连环画等作品，编著了《怎样画刀马人物》、《怎样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创作方法十二要》以及大量的学习资料，还以他自身的艺德，影响、教育了几代美术学子。可以说，中国的广大群众多了一笔世世代代共享的精神财富。任率英生前曾在北京、天津、徐州举办过画展，也参加过香港、日本等地的画展，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精心创作的硃砂《钟馗》，挂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发行量达上千万张的《嫦娥奔月》照片陈列在美国航天博物馆。地震时他不住“地震棚”坚持在家里赶任务画《陈硕贞》，作品按时在日本参加画展。任率英爱人民，人民也给予他崇高的荣誉，1963年他荣获全国首届连环画评奖的“连环画工作劳动奖”，1981年在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中，他荣获“连环画工作荣誉奖”。他曾当选为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曾任北京工笔画会副会长、北京农工民主党文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北京东方书画研究社社长，被聘为中国连环画研究会顾问。任率英的画格和人格与日月同辉！

我们再回头看看一代艺术巨匠任率英的成功，首先决定于他的主体因素，由于责任感的驱使，画家的“道”与“德”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力量，决定了他的艺术灵魂，这不是可以轻易说到做到的；其次是时代的要求，国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有诸多同道切磋的文化氛围，职业的特定性，构成了任率英成功的客体因素。当然，走向成功之路，还要靠有正确方法和步骤。

深入生活，了解大众的心声，使题材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任率英不画纯粹的“才子佳人”，他的作品总是带主题性。画嫦娥，使她回过头来看看人间，塑造的是有个性的女子；画洛神，曹子建从地上来，洛神从天上来，如此脉脉动情相会，比起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更具新意；画《送戏到村》穆桂英是农民的穆桂英，画家借鉴的是舞台形象，内涵完全是来自生活，这是他对“文艺下乡”的切身感受。画家认为“反映古代历史的画也要对当时的生活有较深的了解”，“使新描绘的人物及围绕人物的生活、事物基本上符合历史的真实。”画家又认为：“在了解古人生活的同时也要注意体验现代生活，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和古代社会、生活虽各有特点，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画古典历史画，也要了解故事发生的地区特点、风俗人情、人物性格及有关传说、名胜古迹等等，同时把符合故事要求的人物形象和景物记录下来作为素材，以便间接与文学作品、历史记载、资料考据等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创造。”（引自《怎样画刀马人物》）

从时代的角度、用文化的眼光，对生活本质作深层审视，然后加以想象，确立美的创作意境，这是画家身体力行的经验之谈。他说：“想象和构思是创作中的关键环节，没有想象谈不上创作，更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任率英又认为，临摹是理解和掌握传统绘画技巧的必要过程，他几十年来的苦学苦练，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身上总是带着小本本，见出土文物、民间窗花、庙宇水陆画等，又临又记。“文革”期间不能画画了，在烧锅炉时发现纸堆里有年画，就“偷着”拿回家作为借鉴。通过临摹，可以研究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运用技巧的方法，如笔墨、色彩、构图等。的确，古代不少著名画家如宋代李公麟，明代的仇英等都是十分重视临摹的。他也得益于临摹，形成自己的风格，并没有陷入因袭古人的圈子里。

观察、临摹、构思，成为画家创作“三部曲”。这里还有个如何处理好线描和用色的关系问题。任率英的

作品,线描功夫很深,用笔轻、重、疾、徐、顿、挫、转、折,运用自如,主要用的是兰叶描,有时也用铁线描,稳重完整。画家用色手法主要包括填、染两种,颜色分次涂足,滋润好看。中国画讲求:“远观其势,近观其质”,画家不仅把握画面的整体统一效果,而且画“细部”的装饰也一丝不苟。他说,一张年画起码得让观众看一年呢!先生的作品,精微细妙富丽而典雅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画家能正确地对待“师承”关系。早年拜徐燕孙为师时,老师曾说:“你学我不要像我”。率英先生经过数十年的艺术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由此可以概括任率英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功之路是表现在:艺术和人民的沟通,主观审美意识和时代美学观的沟通;传统观念和现代科学精神的沟通以及做人和从艺的沟通。《任率英画集》出版的意义,不在于任率英个人成就的本身,更不在于把自己的作品集中展示招来一片喝彩声,而是提供给我们美术界同仁尤其是工笔重彩画界同人一系列的思考,给人以启迪的价值。

的确,中国工笔重彩画艺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像王叔晖、刘继卣、任率英等成就卓著的画家,然而也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比如美术创作(包括工笔重彩画)如何走进新时代,如何明确主旋律和多样化(不是“多元化”)的关系问题;如何避免中国的工笔重彩画家走进画匠和工艺美术家的死胡同;如何走出“师承”和“家传”的怪圈,又明白不是抄袭外国人、古人和死人,就可以“创新”的道理;如何正确理解和实践中国的工笔重彩画,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化;如何深层挖掘传统中一切有活力的元素,博采民族民间艺术中的丰富营养,还要吸取外来艺术的精华为我们所用,真正使中国的工笔重彩画重振雄风,再现辉煌。这一系列问题,虽然不可能都在这本《任率英画集》里找到答案,但至少像“抛砖引玉”一样,读过画集,有些裨益吧?

任率英把美好带给了千家万户,他为我国工笔重彩画、年画、连环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艺术道路和成就,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999年7月2日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卷之三
唐宋八大家文集

图 版





麻姑献寿



辛巳新春
任率英画





携
嬰
圖



七七佳期